

第二章

放浪印尼海

二〇〇五年初的二月底，我從南太平洋回來蘭嶼之後，我立刻的上山為飛魚汛期的來臨尋材¹，這些樹材的名字，分類的知識，其用途都是我回來蘭嶼定居之後跟父親學習的。我原來以為這些樹材，只是一般拼板船的實用性而已，在一九九九年，我造好我生平的第一艘拼板船之後，父親最後一次陪我上山尋材，彼時他已八十三歲了。我們在一座小山丘的樹陰下休息望海，父親跟我說：

Mangen rana o ovid no rarakeh a, naknakem no ta-u ya, o vazai no ineinapo, jito pi zangkap a o hahapen na kayo do rayon, ta ori o panovilan so cicirawat no ta-u, tana to sira manba so micyamadadayan a kayo am o keilam nayan am, jimo inara a sira, ta yaka jini meirarakeh a ta-u, ta sira katowan a libangbang yam, pina ziwang na ni Omima, bekenan among sira do kazazawangan, peiyanen mo do onowned mo ya, oyako ni toyo ji mo yan, akman san o inanawo mo jira po do kayidan no karawan.

「孩子，你要思考，老人的魚線已經不長了²，我這次的上山尋材是最後，願你日後循著傳統的禮俗，上山取飛魚季專用的材料，不可隨意取低等的樹材，畢竟你是從我這兒學習的知識，傳統的智慧，再說，飛魚是天神恩賜於我們的魚，而非一般的底棲魚，千萬不可以隨意取樹材，那表示你是沒有家教的人，請你牢記，日後希望你也如此的教育我們後代的孩子。」

我理解父親這個世代的島民，生活在沒有外來民族干擾的時代，所有的生活作息階依循著傳統達悟人的歲時祭儀，井然有序，所有島民的曆法依賴自然界的脾氣，孕育了他們這個世代與環境生態相容的價值觀，以及生活哲學的思想。因此，他是擔憂後代，未來這個島嶼的主人失去了，依據自然生態變幻的儀式祭

¹ 飛魚汛期從山裡取材作為晾曬飛魚的樁柱，以及橫竿木，如烏心石、羅漢松、石斑木、大葉樹蘭、交趾衛矛、象牙樹、黃楊等等。每年上山取新材是迎接新年的飛魚，也迎接自己的成長成熟，這些樹材在達悟人的傳統信仰是與生命禮俗有關的，其象徵之意涵為，命運的堅韌。

² 魚線不長，意指在世間的時間已經不多的意思。

典的迅速殞落，如此的逝去，表是島嶼文化的滅絕。（在申論）

樹，有名字，這是我這個年紀的達悟人都知道的一般常識，而上山砍柴也是我們入學之後的小男孩分擔父親勞力的小責任，彼時我一直以為，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小男孩也只砍一些部落附近的林木，稚幼的靈魂還不可單獨的走進深山，這是因為我們的靈觀信仰，說是深山裡的鬼精靈喜歡擄獵小孩的靈魂來收養，因此我們島上的年輕人把時間花在海上，或是海裡潛泳比上山來的多，於是達悟人許多的禁忌，都直接，或是間接的與鬼魂相連，祂儼然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諧與否的主宰者，沒有惡靈禁忌信仰與飛魚魚撈的生活律則，達悟人也如其他的弱勢民族，在島嶼現代化的襲捲下不被同化是很困難的，很快就會在西化，漢化的漩渦裡消逝，而線性的傳統，包含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如今在當下的島民說成謬論，多元化的多角解釋固然構成微觀的基礎，但對於現代知識論貧乏的族人來說，他者簡易的解釋，已我的文化儀式已轉化成為他們現今的思維主軸，而忽視了任何文化的形成，孕育的過程是長年累積的成果。

父親生前跟我說過，你的未來如何的西化，漢化，我將不知道，你也很難逃避，假如我們原初的“傳統”習俗，如果可以帶給你一絲絲的人格的話，請你循著這十多年來跟我們一起生活習得的禁忌生活下去。父祖輩們生活在與大自然共榮的環境，族裔未來被現代化，“好與不好”是他們不可預期的事實，對於傳統線性的生活律則，原初的海洋漁撈活動的變異，家族魚團組織的瓦解等等的社會組織也在他們往生後，機動船的引進而重新洗牌。

父祖輩們的極度擔憂終究發生了，對於島上山林的民俗生態知識，智慧，海上諸多魚事，儀式的迅逝，其相對性的結果，就是敬畏山神海魂的信仰也隨著現代化帶來的便利而雲消霧散。

就這樣，我與孩子們的媽媽過著簡樸的，在現代與傳統間也過著兩種的生活模式，也流動在兩種相異的信仰，這是不得不的選擇。

當我準備好飛魚汛期期間的所有工作，在釣鬼頭刀的這個月，我在黎明前

架好四根曬飛魚的樁柱，以及數根新的曬魚用的橫竿。我每年都依據傳統的習慣法去做，然後出海方覺得心安，彼時才發覺山裡取回來的新樹材，以及海裡捕回來的飛魚，兩者結合的主體是我，而我必須作“儀式”把它完成，父親說，如此天神才會高興，其實就是生活的藝術，美學，也是生態倫理的信仰，無形的文化資產，這是我現在的認知，以及很深的體悟。

在我開始夜航捕飛魚的同時，我答應去成功大學台文系兼課，教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當然這件是，並非是我原有的生涯規劃，簡單的說，事情還是回歸到我孩子們的母親，要我上班養家，我壓根兒就事不要去台灣上班，這是事實，沒有多久的天數，我接到電話，說；

「有個日本朋友想找你去航海，他是航海冒險家，想在台灣找一位熱衷於航海的原住民族。」

“航海” 嗯…是嗎？我心裡想。

“航海” 不是我小時候，在部落灘頭遠眺海平線的梦想嗎？

「事件，怎麼都會在自己想都沒想的時候，發生呢！」彼時，我的腦袋好像被石頭敲擊似的感覺，即不疼痛也不覺得舒服，也好像海浪拍擊腳跟那樣的自然，我聽而有之，當時。

關於自由“航海”是我孩提時期的夢，曾經浮現過的幻覺，這是我的宿願。夜間在漆黑的海上捕飛魚的同時，仰望星空想一想，是的，我現在正在海上漂，使用簡易的二十一塊木柴拼板組合船，是單人船，我們稱之 pikatangiyan，我在部落附近的海域獵魚是方便的，也很輕易的可以適應在海上的孤寂。然而在異國航海的危險性是不可預測的，也無法理解與自己一同行海的印尼人的個人特質，我雖然如此的思考，但內在的潛意識裡似乎沒有什麼不祥的預感。

若是我答應就會實現那幻覺裡已遺忘的，人在那片大海上孤航的美感，我不知道我自己本身，為何非常喜歡那種感覺，孤舟在汪洋是另類烏托邦的想像，是虛無的感覺，當然，那也是短暫的境外流亡，可遇不可求。彼時，我若不答應

“增廣見海”的願望，只是一種真實的幻覺，是夢境裡的一角某種優美的自我人格的療癒。我思索著，在夜裡，這樣的訊息我把他深鎖在心中，當然也沒有跟我家屋裡的掌舵人³商量，那時候，至親親人的逝去才剛過一年，也就是說，我與孩子們的母親正是建立已經沒有前輩同住的家庭了。我知道孩子們的母親絕對會答應我去的，畢竟家裡需要一點錢過現代化的生活。

「孩子們的母親，有人找我去南太平洋航海」，我說。

「你回家還不到兩、三個月，你又要流浪了。」

我沒有回應，我也沒有不悅，只是靜靜的背起我的魚網，走向部落的灘頭準備晚上出海捕飛魚，好讓女人的情緒平穩。在我放逐自己去南太平洋的那段時間，她一個人在蘭嶼守著家，以及家的靈魂，我說過，我會回來捕飛魚，釣鬼頭刀魚，我也很理解，我在外，她會思念我，我在家，他會抱怨我，如此矛盾的夫妻情一直在循環。然而在父母親往生後，父親跟我說過，說，家裡一定要有飛魚，飛魚嫣然成為家屋“旺與望”的主軸，我倆對於此信仰的感受特別深，“出海”因而成為我避免吵架最為上乘理由。海！它一直是弭平我們之間的不悅，這也是我不住台灣的主軸，沒有海，沒有魚，對我們來說，很容易離婚。

如此的感覺就像戰後飢餓的歲月，一個小孩因為偷吃糖而躲到一個靜靜的角落，專心的品嚐糖的甜度的感覺，說盡飢餓的歲月對於糖的渴望需求，我這個歲數的達悟人幾乎都有相似的成長經驗，也許我們每一個人命運的旅行就像天空的眼睛明亮的深淺不一，它們彼此間的距離，人類也測量不出，這是我們的未來都是不可預知的（不對題）。

然而答應歸答應，接下來的航海前的多項事物，其實我也一無所知，然是二〇〇二年，我在清華大學念人類學研究所的最後半學期，我努力的閱讀相關於南太平洋民族誌，對於波里尼西亞人的航海知識有了初級的理解，加上居住蘭嶼，家族長輩們教導的海洋知識，月亮與潮汐的直接關係，令我把大海視為祖先航海

³ 意指我的妻子

過的平坦陸地，而我也篤信祖靈會跟隨我。

其實，那位日本人在印尼的蘇拉威西島（Sulawesi）僱工建造那艘船的時候，台灣某家的報社曾經報導過，以及他將航海到南太平洋的航線，後來也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也親自的跟我說過這件事，也問過我是否有意願去航海。彼時，那個時段的冬季，我正在建造我的第三艘的拼板船，腦海裡想的全是山林中的樹材，以及船身的流線美，再說自己也剛從南太平洋回來，然後又要遠離家屋的掌舵人，家屋的靈魂，心中有絲絲的捨不得。對於真的要實現兒時航海的夢想，似乎那顆糖的甜分在我內心底層一直沒有扯斷那樣的夢，當時的不積極是因為現實的考量，以及對家人的親情虧欠，畢竟我已是家裡的主人了。

在南太平洋兩個月的時間，失去親人的傷痛並沒有因為放逐自己的魂魄而有一絲絲的撫平，那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在那一段時間，我也放逐了自己的家人，三個十來歲的正需要父母親在身邊的孩子們，他們在台北念中學，他們上下學的生活起居都必須自己照顧，彼時我只能命令他們省吃儉用，命令他們降低物質需求的慾望，而後仰望上帝照顧他們，別交錯朋友。其次，他們的媽媽隻影的也在蘭嶼的家照顧田產，而我，家屋裡的男人，再次的出遠門很讓我掙扎，如是盤懸在空中的老鷹，不下沉獵食食物賺錢家人就要勒緊腰帶挨餓，在天空盤懸待在家裡，我卻經不起海浪的誘惑而天天下海抓魚，魚是我家的食物，是布出售換錢的。

三個小孩非常思念他們的祖父母，彼時我沒有一塊錢可以讓他們座火車回蘭嶼探望與他們共同生活十來年的祖父母，在時空的阻隔，現實性的生活糾纏，孩子們過去與祖父母的記憶只能轉換為有限的記憶，作為弔念前人的情愫，說穿了，我是現實生活裡賺錢的低能兒，我做為靈魂先後肉體的孩子的父親，這種夾縫裡的角色，傳統的拼板船與現代的機動船，乾柴的火苗與瓦斯的熾火，我確實沒有扮演好，也都愧疚，宛如揮之不去的親情債，於是認真創作寫文章是當下之急務，卻是無法救急，此時發現自己，也厭惡自己厭惡早九晚五，定時上下班的

生活節奏，我如此思考。

捕撈飛魚祭典的啟幕，也是踏上不是我生涯規劃的去大學兼課，這會浪費我與海洋間的親密濃度，這不僅僅是空間的轉換，也是思維的再轉彎，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壞事，但對於我，卻是命運旅行中數不清的遺憾，遠離海洋的律動就是離棄我的生活核心，我是一直如此的認為，雖然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學校的同事是鼓勵我在學校教書。前兩個月，我是蘭嶼到台南，再去台北看小孩一天，又從台北回蘭嶼，在這個小島繼續的釣鬼頭刀魚，夜航捕飛魚；時空與環境場域差異，在我的潛意識，在我的顯性身體語言拐了很大的彎度，歲月就像扯鈴人把鈴扯來扯去，扯得令我目眩，如此循環兩個多月的旅行把我的魂扯的很疲憊，也扯的木鈴凹槽變得光滑。

瞧瞧當下的大學生，比我二十幾年前念大學時優秀百倍，因為我從來就不是教室裡的優秀學生，課堂上看著我這種不適任老師的浪人，他們對我的疑惑寫在臉上，念原住民文學的迷惘也刻在永不解惑的心坎裡，我真心的默認在教室的空間，我一直有某種不安的感覺，學院的研究室，行政辦公室令我焦慮，想來我不是屬於學校裡的人類，我屬於開放空間的物種，喜歡活在自己悠閒的世界。回到台北，孩子們似乎自我獨立的很自在，跟他們生活幾天就說我礙了他們的行動，說早點回家陪媽媽。

再次的回到蘭嶼家，在飛魚的季節達悟男人屬於海洋，這個時候，我才真實的感覺我的實體的存在，這些暫時的結果，像一片欖仁樹葉的提早掉落在清澈的溪流，隨著潺潺而曲折的溪水流動，如是預言自己命格的不確定性，註定魂的漂泊，神遊在浩瀚的大海，在無人的空間，彼時又在應驗了自己兒時夢境裡的幻覺，好像曾經有過的情境，就像電影裡“似曾相似”的劇本。

如此環繞台灣的旅途到了四月底增加了一項往南洋印尼的旅程，一位小企業家姓陳，他說服我說：

「去印尼看看那艘船吧！順便讓你們用蘭嶼雕飾船的圖騰雕刻那一艘船，

讓你們民族的特殊圖案在南太平洋被看見。」

這句話對我有非常大的誘因，雕飾那一艘船，然後一張風帆也印上達悟船的眼睛，這樣的船帆在大海上卻是很醒目。是的，西太平洋上的孤島孤民創造船舟圖案，船的四個眼睛是看四方，(照片)，海洋的鱗片是三角形，fulafulaw 是蛇爬行於沙灘上的紋路，也象徵大波浪，人形圖案是船舟本身被擬人化的船靈。再說，三個人花一個星期的時間雕刻那一艘船可有五萬元的工資，是划算的。奇異的是，印尼這個國家是南洋幾個國家裡，我從小就最不想去的地方，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假如你問我為什麼的理由的話，我是不知如何答覆的，若是真要我答覆，我的答案是“我非常不喜歡人口非常多的國家”（接近兩億的人口）你可以臭罵我，因為這是我個人的偏見。另一條引誘我的理由是，南島民族從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向東方移動，我們航海的航道就是南島民族祖先追逐太陽升起的航線之一，這次的航海航線是從蘇拉維西島南部的 Makassa 是啟航，往北跨過赤道，再沿著北緯 2°到 3°之間向東方航行。

話說回來，我的民族不到四千的人口，我們的拼板船（Tatala）有如此協調的圖騰，比例均衡著色的紅黑白三色（照片），可以遨遊於南太平洋，可以說是達悟民族的重大殊榮，是藝術品的出航，我這樣的想。

後來我答應去印尼雕那一艘船，與部落裡的兩位姪子同行。當然我當時還沒有答應陳先生，日本航海家去航海。陳先生是小企業家，在生意上一直與日本某集團有合作的從屬關係。山本良省因為想要實現他的航海冒險的夢，無意中與陳先生接觸，而我也一直有航海的夢，但我思考的是，我只是他們計畫裡的次要配角，也或許是山本先生萬一在海上發生船難，我是給海神的陪葬祭品。然而，若是從我個人的生命體悟，在汪洋上孤舟的航海，不帶有任何的目的，像是命格裡沒有安排過的旅行，忽然巧遇發生的事件，我是非常喜歡的。

從小時候起，我喜愛聽我姊姊的外祖父（我也稱是我的外祖父），他在夜間

獵魚的故事，父親也是，那或許是命格的安排吧！我不敢說，我不敬愛海洋，但是從小聽來的，人與海洋之間的“原初故事”似乎主宰了我成長命運的旅行。姊姊的外祖父，他的“原初故事”顯然早已烙印在我稚幼的心靈內，像是無聲的溪流，流亡在我的體內，如是在天上仙女的記事簿裡早有的旅程，我昏然不知，但事件卻靜靜的流動，如是深山裡的許多小小湧泉，匯聚後成了清澈的小溪流。然而，外祖父的許多故事，我只記得他要我長大後要建造自己的拼板船，這件事我做到了，但我不喜歡他說我不聰明，這件事我也證實了，即使我念了研究所，我選了一門課“語言學”我被擋，念了文學博士，我的“中國古典文學欣賞”也被擋，這一路上的求學，還真的被外祖父說中了，我的不聰明，但我也沒有因此而難過，對我而言，那是我的傳統，以及成長的記憶刻痕，我的腦海容納不下中國〈古典文學〉，以及一字不漏的語言學〈解釋名詞〉的默寫。在學校，我致力於去記憶與我對記憶的需求，彼時我服從了我出生起的記憶，這牽涉到我的族語，以及我成長環境的差異性。

你會發覺，當我們離開了學校，不再當學生的時候，成績單內的分數，只有名列前茅的學生才有的深刻記憶，但我認為那些分數在出了社會之後，是沒有續航力的。

（以上，再增加哲思）

二〇〇五年五月一日，我從蘭嶼到台南，二日從台南到台北，四日從桃園國際機場到峇里島的 Danpasa 國際機場，再轉機到蘇拉威西島的 Makassar（錫江市）機場，又從錫江市乘坐廂型車，六個鐘頭之後到目的地 Bambusuwan 村落，那一天已是午夜時分。

這是一趟很累人的旅行，爾後我們落腳在一個簡陋的旅店，旅店招牌比星星的光更微弱，房間是一張很潮濕的床，以及只有一盞四十足光的小燈泡，人在房間好像鬼影，沒有窗戶，沒有馬桶，只有糞坑，沒有香皂，沒有衛生紙（所幸，

自己備妥了衛生紙，印尼人不用衛生紙），沒有電視，水嘛，儲存在一個塑膠桶內，這家旅店的功能是提供南北長途奔走的貨車司機，助手們疲累時的中途休息站，換句話說，只是睡覺的地方，不提供任何便利給背包客，實際上房間給人的感覺只是一間方便大便而已，我擦拭身體，說了一些跟往生的父母親的話，還有孩子們，家屋裡的女人，說自己順利抵達目的地之類的話，這對達悟人來說，這是一種《追尋》宜是的重要連結，之後，便用我的大浴巾裹身倒頭就睡。翌日早晨，兩位姪兒跟我說，他們睡的品質不好，好似有在地的孤魂野鬼在監視的感覺，我會心一笑，這或許是環境空間的差異吧，幸好我們是海洋民族，那些靈異聞得出我們遠道來的體味，這樣的想像，其實都是我從小聽外祖父，小叔公，父親，大伯他們，把異域的空間轉換為個體的熟悉環境，好使他者之惡靈不會騷擾自己的生靈。

「我也有那種感受，所以我們出外必須學習跟往生的親人，健在的親人說說話」，我跟他們說了這些，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是戰後出生的，我的雙親是一次大戰前出生的舊石器時代的達悟人，我也認為，這是舊世界過度到新世界的旅程，尋找比“根”更為模糊的事物。

在峇里島的 Danpasa 國際機場遇見了那位日本航海冒險家，山本良省（Yamamoto Ryo）先生。他過去是柔道選手，身高一七八公分左右，與我相仿，但是身材比我魁梧許多，身穿短褲，穿拖鞋，嘴角叨根香料味濃的印尼煙，他和在地的印尼華僑在機場接我們的到來。兩位印尼華僑是這趟仿照古印尼船的贊助廠商，說著潮州話，我可以以閩南語跟他們溝通，在印尼做生意，二次戰後的第二代華人。

山本先生第一眼看見我與兩位姪子的時候，跟陳先生說：

「達悟人比印尼人帥，身材又好。」

他這個想像不難猜測，以為蘭嶼人屬於南島語族的一支，也世居於亞熱帶，按一般人的常識，身材面貌應該如印尼人相似。當然，山本先生沒見過達悟人，

那種的視覺感官的偏差，多少帶有落差，從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表現是正面的，驚訝的。

「其實，我也沒有去過蘭嶼，也不知到蘭嶼人的身材」，陳先生回道。

我個人並不是喜歡聽別人“讚美”的話，但我的個人體驗是，兩個陌生的個體在相互認識之前，說的第一句話，往往是真話，原初的語言。

「幸會，山本先生」，我說。

我們握了手，他的手掌粗大多肉，話不多，在見面之前，在台北的時候，陳先生業已跟我略做介紹相關於山本先生的背景，所以對他不算是陌生。當然，在我們見面時，他還沒有從陳先生聽見我還沒有答應跟他航海的事，我的考量不是對陳先生的不信任，也不是對山本先生的航海知識的質疑，而是父母親同時往生的這幾個月，我幾乎很少待在家裡，夫妻間是聚少離多，這是我當時還沒有答應主要的問題。

第二天早晨，我們一行七人用過簡單的早餐後，我們又乘坐半小時多的車程到 bambusuwan，去看印尼人造的船，在行駛中山本先生說，船已經造好了，只剩一些瑣碎的工作，到達了造船的現場，山本先生問我，說：

「你覺得這艘船如何！」我環繞視船的柴質，及其流線，船就在沙灘上，距離砂岸的海只有十多公尺，憑我身為海洋民族的感知回山本先生的話，說：

「這艘船的船靈非常的剛強。」

山本先生一聽到我這句話，他二話不說的面帶笑容的就走出船屋，說：

「等我幾分鐘。」

當他回來的時候，正提著一箱的啤酒，我們幾個人就坐在船的旁邊，姪子嫻熟的以打火機開啤酒瓶，驚嚇了山本先生，以及正在圍觀造船的當地村人。

「甘拜」，山本先生喜悅的說。冰涼的啤酒在熱帶地方，還真有它的消暑功能，一瓶啤酒，我以兩次的速度把它喝完，我說：

「為何要喝酒慶祝。」

山本先生緩緩的咽下最後幾的瓶內的泡沫，“啊”…他回道：

「我喜歡你那句話。」

對於山本先生為了實現橫渡南太平洋的大夢，以及尋找廉價的造船工人，他飛到印尼找部落，並認真學習印尼語，他是個超愛吃香蕉的人，我以為他的浪漫，粗曠的骨子裡隱藏著細膩的思維，在這件事之前，其時他已經獨自航海數次，如從印尼往北到日本，從印尼向西航海到非洲，卻在印度洋沉沒，幸運的，他被英國商船救起來。於是，他非常的再意我說的第一句話，對於航海冒險家，我那句話無疑是冒險家最真實的感知，畢竟印尼的水手群說不出那種具備被海洋淬鍊的原初感覺。

對於我，從小深受外祖父，小叔公，父親三兄弟的薰陶等的魚團家族，兒時就在他們的海洋語彙裡長大，關於海的記憶，在我內裡已經「根深蒂固」了（rootedness），回來定居後，透過傳統的“生活實踐”直接與海浪，海神過招，試圖找尋自己與上一代連結的續航元素。我知道，自己在外求學與海之間的疏離，在短時間內是很難修復的，對於自然海洋的敬畏，假如說是「信仰」的話，我的信仰的濃度與他們那個世代是有稀疏的等級差異。我生命旅行經歷的親人死亡，我永遠不迴避記憶裡的情感力量，在我出生的小島說出我的「回憶地點」的語言。我與山本先生相遇在「不屬於我們誕生的地方」，夢想與身體移動到印尼，彷彿要合力實現「航海浮夢」，我稱之「移動的鄉愁」，彼此之間的合作，是在考驗我的EQ。

山本先生一直質疑他的血統，說自己絕非是純日本人血統，在他的想像，很篤定的跟我說，他的家族是從南洋航海到鹿耳島的，這是他想戳破他自己內在凍結之海的冰斧，與純日本人血統的日本人做區隔。他一直是單獨一人航海，在一艘很小的木船航海，簡陋的帆，帆下是一位沒沒無聞的日本籍海人，假如你是

深愛一個人在深山旅行的話，一個人跟山神樹魂對話是生命能量的意義，無關於大社會的種種的，然而，你一個人在海上旅行，空間的轉換，不要說太陽直接的照射傷害，遇到暴風雲雨，在無垠的汪洋浮動遠勝於真實魔鬼嚇人的場景的。所以，我那句話的價值不單是十二瓶的啤酒，其實是十二億細胞的真情愉悅的儀式。後來，他跟贊助廠商，陳先生說：

「我會完整我們的航海大夢的」，接著又跟我說：

「航海應該是你從小的夢想吧！」

是的，那絕對是，我說在心內，於是乾啤酒瓶做為我的答案。當然，這句話很明顯的是，邀請我與他共同實現前輩的親人在自己的血脈裡留下的《大海浮夢》的夢想。

第二天，我與兩位姪子開始工作雕刻，用一天的時間設計圖案與大小的比例。第三天就開始雕刻，雕刻之前，我請求陳先生買一隻公雞，也請求當地的回教徒別干預，我為船靈祈福之儀式，畢竟出海的人是我們，船主是他者，當然在地人是沒有異議的。

那一天，天候晴朗，許多在地的回教徒圍觀看我宰雞做儀式，這種“儀式”的表現，從我父親的視角解釋的話，說是：給眾生亡魂的祝福，祝福祂們的同時，是跟祂們交換我們在航海時的平安。這種“儀式”教義，我完全接納我父祖輩們，人類被包裹在自然環境裡的原初信仰（origin beliefs），所以我的骨子裡，不奢望跟上帝求平安，我認為這是“現世”的人類數不清的“儀式”都是做“要求”的行為，卻忘了與地球萬物互動的做「共生共榮」的願望。

假如，我三十二歲那年忘了回家的話，如此之「原初信仰」的體悟，在至親親人往生後，就不會孕育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另類感知，這種信仰不是在表現想像的靈觀，而是在沒有任何為了金錢而勞動生產的目的論下，接受了父祖輩們的生活哲學觀，我現在稱之純潔的「生活美學」。

記得，一九九九年的夏季，我去父親的林園伐木，計畫建造我這一生，親

手建造的拼板船的時候，父親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他只跟我說：

「在砍那棵樹之前，你必須跟樹靈說話。」

「我要說甚麼呢！」

「就說你以前(一九九一年)跟我上山伐木時，我跟那棵樹說話時的語言」，
彼時我在陰翳的山谷裡努力的回憶父親說過的話：

(後來修正)

Ano mina among ka do am, imo yam, oyako panavuwun so teneng, icyama koso ni
pasamozan so pipya a cireng, ta akmei kata-u ta-u mo rana yaken, manavusavuk nimo do
omalumiren do kalapitan no wawa, ano komavus rana yam, inyo rana o apuapu da do
kahasan yam, sidongen nyo yaken, kara naham, miyo dodon o apidan no a vawon nyo.

「」

父祖輩們幾乎與現代性的知識與科技帶來的生活產品之間的便利運用，是零的，在陰暗的山谷裡，我一個人，生平第一次獨自一人面對樹魂，而這顆龍眼樹是我從小時候看著長大的樹，我的達悟語生澀的說完禱詞後，感覺自己在面對山林的虔誠濃度，遠勝於過去我在天主教堂做彌撒，在這兒不是否定西方宗教如何如何的，而是民族文化演進的生命經驗疏離西方宗教觀非常的遙遠，我握著斧頭（不使用電動鏈鋸）在樹旁發抖，彼時方頓悟樹魂是存在的，方感受到父祖輩們伐木時，對生態環境生靈的敬畏信仰，那棵龍眼樹恰如我的雙手環抱的粗大。斧頭是我父親的，而使用斧頭的經驗與它的感情，我還停滯在見習的階段，山谷的四周想起數種飛鳥，盅耳盃鳥的晨鳴聲，來山裡伐木前，我孩子們的母親並沒有祝福我，說些“要小心”之類的話，第一斧砍下樹皮，哇！非常的堅硬，我是生手，包括我的靈魂，肌肉的耐力，手掌的握力，腰桿的堅實，在那一顆伐木的時間完全證實了自己回部落的生活實踐是脆弱的，如此的伐木體能，技巧等等的許多知識，是現代學校所沒有的課程訓練，包括潛水游泳，花了整個上午的時間，

龍眼樹才倒落在山谷哩，那是我命運旅行成長的自我訓練，樹倒了，我的身體與汗水也哭了。奇異的是，在那時刻，我幾乎沒有一絲的想像，如，請求上帝給我力量，也感覺到自己是非常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我卻相信有祖靈的存在。

因為自己有造船伐木的經歷與體悟，對於那艘船的被完成，以及未來數日，我也將與這艘船在汪洋大海渡過數月，心魂的禱詞自然的轉回到自己成長的小島，轉回到我與父祖輩們共同生活的歲月記憶，從我父親聽來的禱詞，我的感悟就在第一時間說給山本先生，為那艘船魂“喝酒”是冒險航海家相遇的粗造儀式，但我與山本先生，彼此間沒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成長經驗，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的，卻有一絲相似的「大海浮夢」的夢想，“喝酒”乾瓶的相遇儀式是拉著初相遇的線，發展海上航海命格共榮共生的情。

Bambusuwan 為於蘇拉維西島的中部，在赤到以南的村落，村民幾乎全是篤信穆斯林教，也幾乎都是瘦子，比我們更黑，在我的視野，村人幾乎沒有什麼笑容，都是苦瓜臉，小孩也特別多，臉上的表情散發飢餓的圖騰（彼時我的同情對那些孩子們已經疲憊了），顯然這是貧窮的表徵，貧窮到只剩做愛可以做。

船，就坐落於村長的家，在我們雕刻那艘船期間，我們的中餐全由村長包辦，造船者是他的堂表兄弟。造船技能是一項特殊的行業，是家族型態的傳承，擁有船隻的人當然是富有的人家，由於我們的時間緊迫，我請村長號招村民幫我們刻，很有趣的是，當我們雕出船眼，人形圖紋的時候，他們知道，那是“mata”（船眼）“tawta-u”（人形圖紋）（照片），兩位姪子聽了很驚奇，對我來說，其實這兩個單字，從法屬大溪地、庫克群島國、斐濟，一直延伸美屬關島、亞葡（Yap）島、帛琉、菲律賓、印尼等南島都是相通的，其次，印尼人也稱飛魚為libang，跟我們達悟人的libangbang也相似。因為這兩個單字的相似，讓我們在那兒的雕刻工作非常順利，稀釋了彼此間的陌生與宗教信仰的差異產生的莫名對立，情況也自那時起，我們與圍觀的村民，從語言開始了有說有笑。

根據山本先生的說詞，說；bambusuwan 有許多村民不曾越過村寨南北三十

公里外的地方，除去貧窮的問題外，主要的問題存在於穆斯林教派與其他宗教間的暴力衝突一直在發生，所以說我們是，他們所見的外來人（當地人的解釋稱入侵者）最友善，最健談的人。

雕刻工作到了第三天，山本先生給我介紹了當時要跟我們一起航海的在地輪機長，以及船上的三名水手。這些人那些事，我幾乎沒有基礎的常識，固然個人命運的成長，簡易的“航海”旅行是我最大的夢想，三名水手都是單身漢，因為家境極度“貧窮”而事先跟船主山本先生預支冒險航海的金費，所以他們已確定是船員，至於輪機長，仍在觀望，仍然在“費用”上與山本先生討價還價。山本先生後來問我，我當下立斷的說，他航海的“純度”有問題，他日在海上航行，他即是麻煩製造者，接著山本先生也當下立斷的與那位解除航海冒險的契約。從我個人的第六感的判斷，印尼人在其國內海域捕魚是不會有問題的，畢竟“國內”的海上，是他們熟悉的生態環境，共同的語言，宗教感知，價值觀是降低衝突的基礎元素；然而，就他們的國際常識，國境外的海事經驗，以及與相異群族共處於一艘船的心理素養是問題的。

於此，我沒有對印尼人有任何貶抑的想像，畢竟我也出生於邊緣的孤立小島，從我自身的民族經驗，譬如說；傳統知識解讀正在發展的現代性的種種，其詮釋的立足點已不足以統整解釋現代性的複雜，其次，又十分缺乏現代性的知識，對於事件本身的解讀就會有衝突，正確與錯誤沒有結論，人們就在灰色的想像力辯論。例子是，飛魚招魚祭不去海邊舉行招魚祭，飛魚就不來了嗎？在教堂內舉辦飛魚招魚祭儀，飛魚就會來嗎？這種問題意識，我簡稱「庸人自擾」但我確鑿的表明說，如此的問題，必須回歸到在地文的解釋。

相似的推論，印尼人上船去跟我們“冒險航海”完全出自於“貧窮”的策動，而非熱愛與夢想使然。因此，在那一段時間，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拒絕於輪機長（他有證照）說話，或是不對他有任何表示善意的行為，我也跟兩位姪兒表明，說，那個輪機長想展示其輪機長的階級，別對他有客氣的行為表現，我連一

跟台灣的菸也不給他。我在研究所念過很多篇關於人類學家出外做田野的民族誌，我敬重傳統社會的階級制度（**察人類學辭典**），非工業社會的部落民族，酋長有其穩定社群的功能，主持儀式祭典的職務，或是依靠自己的後天努力，被人們認同的能力，如航海家、獵人等等，可是那位初級機械師，識字不多，舉止行為氣度窄，心機又重，不健談，長相又不好看的中年男子（比我小六歲），想在我面前表現其“高尚”站在我頭上，那是不可能的事，就在我們要離開的前一天，他偷偷的透過翻譯者問我，說：

「你參與航海，一個月老闆給你多少錢。」

「美金五千元（騙他）」，我說。他的嘴巴乍現驚訝的醜樣，說：

「那麼多嗎？」

「是的，我是學者，海洋文學作家，更是生活實踐家，是航海家族」，接著我又說：

「我會說好幾國的語言，你什麼國的語言也不會，出了印尼國之後，你會發現你自己是一隻笨豬。」

他發覺我的氣勢，神情的堅卓比他強悍很多的時候，無形中暴露了他的短視，以及沒有知識，國際觀而感到自慚形穢，退回到他原來坐下的位置上。他臉上的落寞透過與妻子的手機聯繫，一直說著 anak,anak（與達悟語相同，意指小孩子），最終我的判斷是正確的，他不跟隨，理由很簡單，“沒有信心，錢太少”。

船，雕刻好了之後，我十分自然的再次的對那艘船的船靈說說話，關於這樣的觀念，是在我回蘭嶼定居，建造了兩艘拼板船，在父親三兄地的傳童教育薰陶下，自然流露的行為儀式。

在這哩，我所謂的「傳統」意涵是“一個民族不滲入他者的觀念，借來的經驗來表述，是純度很高的在地知識，生活實踐的哲學觀”（弄清楚）我的父祖輩們之日常生活的語彙，幾乎沒有提過，說過西方宗教的「上帝」一詞，我的民

族有自己的「上帝」，因此，這兒我使用的「傳統」一詞，其另外的解釋意涵是指「泛靈的信仰」(polytheism)。對我個人來說，即使一個人夜間潛水獵魚，一個人夜間划船捕飛魚在冬季的海上旅行，我也未曾說過「上帝保佑我」這類的話，但我心海時時惦念祖靈的庇佑，除了深受長輩們的影響外，以達悟語說出「祖靈的庇佑」內心的感悟是親切的，似是貼著海洋的感覺，這是我成長的旅行與生態環境的直接連結。

個人的宗教觀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的夏暑，小四生五年級的暑假，我十歲，父親五十歲，從那一年起到我國中三年級，十六歲畢業前，家父始終帶我上山認識我們的林園林地(造船建屋與生命禮俗有直接相關的樹材，屬於私有財產)，在那塊林園，父親拿了一顆剛發芽的龍眼樹給我，說：你親手掘挖樹要成長的地方，這是你的第一棵樹，之後你要每年來探望它，幫它整理房子(剷除樹旁的雜草)，山林裡有屬於山林的樹神與樹鬼，帶你來是希望祂們認識你，熟悉你身體的味道。父親有一股源自於對萬物有生命聖靈的最初始的信仰，父親的話語，及其他當時對我說話時的虔敬神情，影響了這一生的宗教觀“你要每年來探望它”它會陪你成長，我要的，就是對萬物生靈最純度的虔敬。

那位輪機長也問我的宗教信仰，我成時的說出，我的信仰是我民的傳統信仰，尤其特別敬愛海神。因為那一天，一位穆斯林抱著炸彈進入正在做禮拜的基督教會，午間新聞正在播出那見駭人的事件(後來有位記者跟我說，這種人肉炸彈事件，在蘇拉維西島幾乎每個月都在循環的發生)。當然，我也理解這區域的印尼人都篤信穆斯林，為了防範，說自己的「傳統信仰」是正確的。

我們一行人有在地的兩位贊助廠商(華僑)，陳先生(主要廠商)，山本先生，以及我們三人坐車回錫江市(Makassa)。在錫江市我們吃了大餐，爾後兩位贊助廠商私底下跟我說：

「你的民族是海洋民族，你要實現你的航海夢，我們在陸地上會幫你的忙，

支持你，在你離開船之後，我們就會停止協助與贊助這艘船的航海費用，我們把你當作是華人。」

我聽了很窩心，說了數聲謝謝，這是我後來決定航海的理由。

一位姓劉，另一位姓黃。劉先生經營漁業事業，他有三艘五十噸級的魚船，註冊於印尼政府，也就是說，他的船籍是印尼籍的，在國際海事的解釋稱為「權宜船」(英文名詞)，簡單的說：非本國籍的船主，與該國政府合作漁業資源開發的船隻。他在印尼也經營養殖石斑魚，然後用自己的船運送到香港，馬來西亞等地。

黃先生經營房地產，建築業，寡言的商人，他贊助航海船遠航到南太平洋的理由是，「華人的榮耀」。我跟他說：

「我不是華人，但從事以華語創作的海洋文學家。船東是華人」

「我從網路資訊知道你的人」，他回答我說。

固然，他們在印尼是成功的生意人，但是他們公司養了很多印尼人，職員的內容有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均衡吸納當地人幫他做生意，是一位處事低調的人。

當我從 Danpassa 機場飛到了台灣，旅程是台北，台南，台東，蘭嶼；爾後蘭嶼，台東，台北，台南。飛到蘭語即刻的在白天出海釣鬼頭刀魚，夜間捕飛魚，在時間的縫隙準備學生的閱讀書目，也閱讀學生們的讀書報告。

(不專心以上) 06/18 日

有一天的晚上，我用拼板船捕了很多的飛魚，我與孩子們的母親在午夜過後，開始殺飛魚，抹鹽，量曬，工作直到天亮之後才完成。我體會孩子們的母親情緒很好，在吃飛魚早餐的時候，說：

「孩子們的母親，我決定跟那位日本人去航海。」

「你決定的路，誰也無法撼動」，她停止吃飛魚。

「那是我兒時的夢想。」

「『夢想』就不照顧了孩子與我嗎？」

「希望爭一點錢給你們用。」

「孩子們誰照顧！」

「你去台北跟孩子們住一個月。」

「誰照顧我們的地瓜，芋頭田呢！」

「它們會照顧自己的。」

「航海多久？」

「約一個月。」

「你才剛從南太平洋回來，又要走啦！」她哽咽的說。

「為了我們的現實生活」，我說。

「當然也為了你那個『死夢想』。」

「將來，我會因為這個經驗寫一本書，跟國藝會申請寫作計畫。」

「但願你的書，可以養我們家人胖胖的。」

「養家人的尊嚴」，我說。

我理解她不會對我生大氣，因我們正在吃飛魚，飛魚根植於我們的傳統信仰，也是我們的觀念，夫妻，或是族人在飛魚季期間，都在克制自己的情緒，盡可能的避免吵架，出口說出穢言，飛魚是我民族集體性必須做招魚「儀式」的食物，口出穢言象徵詛咒民族，島嶼的生靈，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站在魚類生態民族生存環境的機制（不妥），民族信仰的島嶼內規，遠離自然科學的理性解釋。飛魚不僅僅是我們民族集體魚撈的主要對象，同時飛魚每年的來去，帶給我們民族來與去的海洋的活知識，因它而凝聚親情，聚落的和諧。

「反正，你已決定的『死夢想』誰也攔不住你啦！」（看筆記）

吃完了飛魚，我沒有去睡，反而再次的出海去釣鬼頭刀魚（到目前為止，還一直被如此之傳統魚獵法深深所吸引），傳統上，我是希望孩子們的媽媽在熬

夜一晚之後，在家裡休息等我返航回家，雖然我自己也沒睡，這是男人避免與女人吵架的正確理由，然後在下午，她就可以比較愉快的去田裡工作。芋頭、地瓜等根莖植物原來是這個民族的主要食物，於是田園的勞動成為我孩子們的媽媽紓解压力的場域，也是她的知識語言不斷再生的泉源…（生活哲學的書寫）

「夏曼，爸媽剛走一年。」

我理解她內心裡想說的話，說：

「返航後跟妳商量。」

對我而言，一整夜沒睡，現在又在海上追蹤鬼頭刀魚的身影，在豔陽高高掛在頭頂上，晴空萬里，陽光直接直射在海面上獵魚的族人，在沒有鬼頭刀魚群獵食的同時，如此豔陽的海上，往往是吹毀漁夫們獵魚鬥志的主因，兒提前返航。我不是不疲累，而是想借此理清思路。

在海上獵魚，我們划著自己建造的拼板船，划船行駛於海上，有它的好與壞的差別。我並不知道，我這個年紀的族人，他們在海上獵魚的感受，對於我，那是我孩提時期的另類夢想，「在海上成為男人」特別敬愛在大太陽下獵魚的前輩，固然釣上幾尾鬼頭刀魚是出海的目的，比這個更為重要的是，造船的技能，連帶的民俗植物的知識，內在的信仰，海洋承載船上的人，終究「獵魚」的目的不再於去「出售」魚獲，而是鬼頭刀魚是家屋庭院的“禮物”。家屋，那便是夫妻間建立的家庭，環繞在這種儀式背後的意義是，民族的海洋哲學觀。

我在海上，我的記憶會被拉回往日等待父親回航的情境，也在思念在台北過生活，求學的孩子們的狀況，想著孩子們的母親孤守家屋，孤影的在田園勞動，也想著在大學教書與否的規劃，也思索著我未來的文學創作。假如我是在傳統與現代，一神論與多神論，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西方文學與東方文學，原住民文學與漢語文學，夫與妻，父親與孩子們等等的許多交戰，其實大海與山林給於我了紓解压力的秘方，那是大自然的「寧靜」。

「你不累嗎！昨夜沒睡」，妻子很關心我的說，這句話讓我忘記了被大太陽

曬昏的疲憊。

「還好啦！跟大海學習生活。」洗完澡之後，我跟孩子們的媽媽說：

「你去上山採收芋頭，我去買隻公雞。」

我們不是漢民族，會特別記憶父母親的忌日，以及做“祭拜”的儀式，但是在我們每一次的傳統祭典，我們幾乎都會給靈魂先前的肉體（指父母親）一些食物貢品。

然而，一年做為一個失去親人的清晰記憶，我們必須做給食物貢品的儀式，也必須在早晨做，換言之，晚上就不出海捕飛魚。

孩子們的媽媽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她不認為做西方宗教的「禱告」儀式即可滿足逝去親人的傷痛，也不認為民族的「傳統儀式」違反西方宗教，或是上帝之教義。她從她的母親（也自封為虔誠的基督徒），我的雙親學習到生態的多樣性，文化的多元與差異性的觀念。她認為，「上帝」的存在，其目的在於建立這個星球，人類文化，文明的多樣化，而非「唯一」。

早晨，這是個簡單的「儀式」，是思念親人，寄送貢品給靈魂先前的肉體的追念儀式。公雞，它的五腑六臟，以及一塊胸肉象徵一隻雞，這是爸媽往生一年後，在白色的島嶼⁴應得的食物。

「這個追念親人的儀式，讓我心安許多」，妻子說，又道：

「這樣，你去不知名的海洋航海，我的心魂才會平靜。」

逝去父母親，大哥的人是我，不是她，這個儀式的背後，簡單的解釋，之後“夫妻恩愛，家庭幸福”。

過去，她這一生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前十多年，最恨我的地方，就是沒有去「教會」舉行結婚儀式。而我，確鑿沒有一絲進「教會」結婚的想像，我不相信在教會裡結婚，被教友祝福，說：「幸福」，那就幸福嗎？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另類的「語言敷衍」充斥著皮笑的臉部表演，畢竟所謂的「祝福語言」是真情的，

⁴ 白色的島嶼的概念如是西方人所謂的「天堂」。

是神聖的，只是皮笑肉不笑的歡樂場景。

那一天追念逝去親人的簡單儀式，其本質，其實是給「我們」之間穩固「美滿家庭」的精緻儀式，那是真實的生活，是貼著海洋的脾氣，貼著土地的呼吸，夫妻之間的義務歲月。那一天的早晨，我跟我夫人說了，一則不怎麼著邊際的故事；

在建造我們（我們的觀念是夫妻合力造的船）的第二艘船的時候，姐夫有一次跟我上山一起伐木（勞動力的互惠），在一個山頭，我以斧頭砍去 vinnowa（紅肉橙欖，查證確）的樹皮，看看樹肉是否呈淡紅色，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姐夫終於說話，說：「弟弟，別再砍第四顆樹了，再砍下去都是一樣的樹，它們的樹肉依然是白色的，為什麼！我問。他說：這座山頭的 vinnowa 全是母樹，你看它們的葉子就知道了。我恍然大悟，樹也是有公有母的差別（在台灣我不是念森林系）物以類聚。這種樹的材質輕，不過比較容易腐爛。此後，我才意會到父親的哲學；說山林的造船建屋的樹材象徵母系（英文），不會移動，是家屋的掌舵者，海洋的魚類象徵父系，移動的魚群是在無限延伸的海洋，以及開墾荒的，承擔陸地粗重的，協助女性，這是達悟人的海陸相容的概念。」

說些，那些樹材也有母的意涵是給我夫人一個多元視角的想像，另外的事實是，是我的懶散，不想聽到孩子們的母親求我上班，若是一到台灣上班，在我的觀念是“沒有跟海洋互動，我的後半輩子是空虛的”這是迄今，我最擔憂的事。說：

「我去航海有錢可以領。」

「反正我們已經做了思念親人的儀式，他們會在我身邊的海上，保佑我的。」

「反正，你就是要實現你那個爛夢想，就對了啦！」

艷陽天的午後，讓我兩天一夜沒有睡的精神，顯得思維胡亂，一對中年夫妻夾在許多小島與大島之間的茫然與矛盾，也是一對沒有生涯規劃的夫妻，生活節奏完全依循傳統的歲時祭儀，許多美好的事情，總是經過我們身邊兒不停留。

即便是最親的父母親，包括我岳母，在我孩子們的媽媽想要聽更多關於其生父的故事的時候，岳母因病而不小多說話，我孩子們的媽媽幾乎對其父親的記憶，幾乎靜止在其小二的記憶，岳母封口有許多原因吧！但做為作家的我，我的觀察，簡單的結論，「她的先生沒有什麼值得讚美的，回味的事蹟給孩子們聽。而他自己本身，對於許多現代物資進入蘭嶼的時候，她無法拒絕，甚至於無法抵抗，只有默認島嶼民族的未來是撲朔迷離的，斷氣的那一刻，也沒說出一句善良的語言給孩子們。」

我個人一直始終想著，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台灣的作家給了台灣什麼！台灣社會又給了作家什麼？

作家在台灣，說是最最冷門的職業，我相信，然而，我們細心思的時候，就會發先，這個星球沒有「作家」的話，轉動的星球，移動的人類社會將是百般的無奈。

命格的旅行，是許多的元素所組合的，對我出生在中心的邊緣來說，作家必須放逐自己，走出家屋去尋找某些事件，來激發想像，但是，對於自己的家庭，親人是愧疚做為替代說詞，個人的「旅行」是現實的，也是慘酷的，也是學習的，不是浪漫，借用我大伯的話，說：

「天天下海抓魚的人，總有一次會抓到一片魚鱗（指的是大魚），經常移動的心思與身體，才有食物可吃，也才有故事可說。」

我的夫人，承認上半句的思維，不去想像後半句，但我理解她無言的憤怒。女人總是希望她的男人有一份固定的「職業」，這是世界所有的女性共通的想像。在蘭嶼，我們這個年紀的族人，是被現代與傳統擠壓，或是扯破撕裂的一群人，是選擇乾柴煮地瓜，也選擇瓦斯炒青菜。傳統的生活是貼著自然節氣的生活美學，現代性的生活種種夾雜著揮之不去的壓力，以及更多的擔憂，它淹沒了許多我們的笑容，可是，那些事，這些情我們都是不能怨天，也不能抱怨的，必須找出一條有尊嚴的路，我一直為應該是如此思考，

才對。

二〇〇五年的五月底，我再次的跟夫人說；

「這次去台灣之後，再去印尼一趟，印尼人的那個部落，已經船造好了，有儀式演出，並且必須出海給那艘船靈作「試航」。」

「去吧！實現沒有未來的夢想吧！別忘了去看孩子們。」

再次的回到印尼，已經與造船者，以及與船隻有關係的人有了「熟識」的感覺，但不是“美”的感覺，有件事情很讓我欣慰，那就是老劉跟我說的，說，其實這個村落有很多的中年人，為了少許的錢，都很想去跟我航海到「美國」（當時陳先生的計畫），想看美國的大城市，他們真是想的異想天開。其次，在 bambusuwan 村，很尊敬有膽識的航海人，說是那是真正的男人（honorary man）。或許它們有這樣的觀念，也就很禮遇我。在錫江市，老劉與黃董跟我說，最好別跟這裡的人太熟，他們太窮，沒有教育，他們會有很多方法，計謀跟你要錢。那些天，老劉與黃董視我為華人，中文說的很好。而山本先生與我偶爾對話，畢竟我們沒有共通的語言交流。這一次，陳老闆也請了清大老師臧正華教授撐場面，要在民視的「異言堂」暢言關於南島民族的遷移史，說穿了臧正華教授只是在捍衛西方人類學的紙上理論，沒有閱讀過南島民族的航海民族誌，滿口學術語言，卻不懂星星，月亮的語言，不值得參酌。因為航海活動命名為「環太平洋…」，我是參與這活動的航海者，他卻不提關於達悟為海洋民族等等之，強調這活動的重要意義。當然，我去印尼前，陳老闆也在台北辦了記者會，原視，民視以兩秒鐘報導了這個消息，因為當時的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說“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她們認知的海是「死」的游泳池，但是這句話放在政客身上，具有合理說謊的社會工具，這是我客觀的說詞。

怎麼會真的找上我呢！好吧，我說在心裡。彼時再次的回到錫江市，我似

乎沒有再猶豫了，心理理想的就是決定答應去航海。

也許，冥冥之中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解釋太多吧，

即使我有了家庭，從台灣再回蘭嶼定居時，父母親已邁入老年，容顏多了皺紋，身高也降低了。然而，神遊到諸島嶼的夢並沒有因此消失淹沒，好像天上的仙女已經在我出世後的霎那間已經安排好的旅程。

2003 年的三月，父母親同月往生回到仙女給達悟人亡魂居住的白色島嶼後，失去雙親的傷心指數跟你一樣，並沒有因為時間拉長的關係，模糊了父母親在我心海思念的記憶刻痕。

在我的記憶，或者說自己在求學的過程中偶爾閱讀印尼史，不過都忘了，研究所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印尼始終沒有給我很大的吸引魅力，加上我小叔公從小在我耳邊口述他認知的原初世界，印尼是不存在的區塊，讓我從小也就沒有旅行印尼諸島的夢想。不滿你說，我在很小的島嶼成長，人口兩百多人的部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成長讓我從小就不甚喜歡去人口很多的地方旅行，或是生根定居，我甚至於恐懼徒步在人口多的，大廈林立的城市，恐懼陌生的人，所以當日本航海冒險家山本先生邀我去印尼時，我的熱情不大。

「為何找我，不找阿美族，或是閩南人。」他立刻回道，說：

「他們因為要錢才來到海上，你的民族因為文化來到海上，你，因為夢想而來。他們是犬儒，知道每件事的價錢，但不知到每件事的價值。」

我說，作家不是教室內的技術人員，卻是在野外生產謊言，生產虛與實的劇本，啟發讀者的腦袋瓜的紋溝。

他的答案，我如在雲海深處，被他一箭射中我心中的靶心。山本先生是航海冒險家，以及一群素昧平生的印尼人，不同國籍的人要長期共生在沒有船艙的仿古船，長時間曝曬在赤道的艷陽下，是需要耐力，深厚的心理素質的。你也會發現，每天睜開眼睛，閉目睡覺都在海上，夾在的星空下與無情的波濤上，船隻

的脆弱如一片樹葉，那是一件令人心生恐懼的環境，因此對海洋沒有熱情的人，心理素質差，涵養不好是不可能在海上找到寧靜時的自我。

我們乾了一杯啤酒，山本先生說：

「謝謝你說我們的船的靈魂很剛強，只有像你的民族在瞬間思考會說出這樣簡單而深沉的話，這就是我所最需要的祝福詞，這也就是我想邀請你跟我從印尼航海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復活島，智利的利馬，美國的 LA 的理由。」

我理解，在陸地上說如此浪漫的話，是非常容易的，陸地的想像力常常把一海涅視為平面紙上的一毫里，放大人在汪洋上安全的密度指數，濃縮降低駭浪的險惡。

然而，為何冒險航海呢？我問自己。

「為了區區的六萬元？」

「還是為了『爛夢想』呢！」

「或是還有別的隱性元素在催促我野性的心魂呢！」

其實，好像我心裡都沒有特別顯明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古法航海」提昇自己做為海洋文學家的地位，或是因“冒險”將被讀者尊重的企圖心，也不是為了達悟船飾圖騰被世人所看見，被達悟的人看見去冒險航海，這些都不是我的目的；在我的心靈底層的答案，就是我孩子們的媽媽說的，「為了自己兒時的『爛夢想』。」也非標示著達悟族是航海民族之類的想像。

大伯在那一年的前一年，還活在島上時，跟我說的：「在陸地上，人們往往都放大人在汪洋上安全的密度指數，濃縮降低駭浪的險惡。」

所以，自己去「航海冒險」的事蹟，純屬是個人行為，更不可能賣到暢銷書（後來這幾年，我證實了我的答案，「航海冒險」根本就是自己的爛夢想，沒有一個人認為，我偉大，包括我的孩子們）；從另一個視野探討，我以前的「美麗夢想」就是把台北市視為自己的“終極樂園”，結果「夢」潰敗的粉碎了；又，好好的師範大學不去被保送，自己卻拗了四年，在台灣流亡才考上淡江大學，我

稱自己是在“自討苦吃”。

如今，我卻又因為海洋的「魂」的邀約，把妻子的感受視作「穢物」等等的，我決定了，誰也撼動不了我的選擇，如此的做法，不去思考他人的真情諫言，感受，是不好的。

我大伯一生只去過台灣一次，是去醫院，他一生的視界，就是在他家涼台上望海，但他跟我說的「不可以濃縮降低駭浪的險惡」是我真實的感受，也為我現今的信仰，生活美學的泉源。

此刻，在 Makassa 市就在海岸邊的公路，陳先生邀請了該市的，面容的氣宇與氣質讓我沒有美感的感覺的政客們，來觀禮「印尼仿古船」的下水儀式，表演者是船上的水手們，以及剛請來的，有證照的新船長。

先前，我的多神信仰已經為那艘船船靈祈福過了，而，我對於摻雜著複雜元素的儀式表演（贊助者是華人，是舞龍舞獅的表演），包括我民族現代版的「小米豐收祭」，台灣原住民族的慶典一絲觀禮的，參與的興趣都沒有，那是某種“鬧劇”表演，坐在那兒觀賞表演很讓我心神不寧的難過，一切裡頭的所有都是虛假的，我的參與航海，壓根兒就是唾棄現代版的他者表演。

從小我跟過一八八幾年出生的叔公們，外祖父生活過，他們對於海洋，對於山林的那種敬畏是屬於自然環境做為敬仰背景的多神論者，在新船、新屋落成的虔誠密度，勝過牧師對上帝的崇敬，我深受他們的影響，持續到今天。

我造過雕飾拼板船，參與過父親，叔父，表姐夫的雕飾拼板大船，初航儀式前的「慶功歌會」，船隻撲滿了婦女們辛勤的勞動成果的芋頭，一整夜的「歌會」充滿了對船主「褒揚與貶抑」的均衡祝福，充滿了對祖先智慧哲思的敬仰，充滿了拒絕「政客觀禮」、「牧師祝禱」的場景，我喜歡那種被自然環境包裹起來的祝福詞與賓客們的真情參與，我的真情感受，與生活實踐，從前輩們獲得的感

想“造船建屋的樹木，有著許多許多山林與海洋的聲音傳輸給我謙卑，以及自然靈氣的寬容”。

於是，關於「印尼仿古船」下海儀式，我幾乎處於不耐煩的狀態觀禮（後來還是必須假裝拍手），之後我們「試航」。在試航的同時，那位新船長跟我打招呼，自我介紹（名叫 Antony，簡稱安冬，印尼人喜歡兩個音節的名字），他留了長髮，像黑人那樣編織髮絲的髮型，乍看是很有型男樣，也很直爽。回來上岸之後，決定與山本，跟我一起航海的印你人，包括船長共五人，其中有四個人都找我的空隙時間，拿著一張紙給我看，用英文寫的字條《I am the best sailor in Sulawesi》（我是蘇拉維西島最頂級的水手），我面帶詭異的笑，舉起一度贊的大拇指，就是 No.1，頻頻說 good, good, good…，

以一般的社會常識判斷的話，真正有實力，有內容的人絕不可能自誇說，我是頂級之類的話，況且又以字條給我看，向我宣示「信任他們」的意味濃厚，為了長遠的海上旅行，為了自己是外國人，表現善意是應該的，我噤聲不語。我稱他們為「流亡的文盲」（exilic illiteracy）夢想遠走高飛的一群文盲，試圖避難區域穆斯林教長圈選自己淪為人肉炸彈客（很有可能）。由於是文盲，由於是貧窮，即便是自己的部落都寸步難行；類似這樣的人，在我的島嶼也大有人在，在部落社會裡形成邊緣性的群族，有福（酒精，低等魚）大家同享。然而，這群印尼人心裡頭想的，真如我想的嗎？當然不是。

回到了岸上，四個人先回自己的部落，等待下次的出航，下次就是真正的出海，去航海，圓山本先生「航海大夢」，目的地是 LA。船上留下一位很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名叫 Ang-Haz。

Ang-Haz 在十一歲的時候失去了在婆羅洲（Sabah 馬來西亞）、巴拉望（Palawan 菲律賓）、民答那峨（Mindanao 菲律賓）三大島間的蘇祿海（Sulu Sea）

與薩馬人（台灣稱之巴瑤人 Bajoa⁵）潛海抓海參，作現金的採集生意。的父親，他家有五個小妹，一個小弟，是家裡的長子。大門牙有缺口，說是他在十歲，在小型魚船做雜工時，用手發動引擎被發動引擎的鐵栓敲擊到門牙，留下了吃足苦難缺個大門牙的證據。

他的父親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三國的交會海域（標識海域），與薩馬人⁶一起潛海抓海參，受雇於馬來西亞華人船東。一九九〇年五月；
Ang-Haz 的故事

西方人有句話說：「為上帝服務的職業，稱之神父，或是牧師」，我的解釋，觀點是，他們是一般大眾的信仰諮商師，如同心理諮商師的角色相似。我以為在我們這個星球，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祇」，服務各層次的「神」的職業是數不清的。

「為上帝服務的職業」我認為在這兒要質疑「上帝」是否存在，想必我是會被打死的，甚至「上帝」也是我夫人與我經常爭吵的議題，然而，無論你在哪個地方，我們的耳朵非常頻繁的聽聞，「神父」「牧師」的口徑一致認為「上帝」是這個星球唯一的真神，讓信奉其他宗教的虔誠教徒孕育著不以為然的反芻感覺。南洋的印尼，其實，在近年來其境內的宗教政策是開放的，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真耶穌教，穆斯林…等，在我踏上蘇拉維西島的縱貫省道，馬路邊的許多村落，許多的國小學生穿著不同的服飾，即使是外國人也很容易的區分“服飾”代表的宗教信仰。

Ang-Haz 居住的村落

或是其他教派有相似職務，權力的神職人員，

我認為是“有的”那些被西方人，漢人稱為十分“迷信”（superstition）的人，我是其中之一的人選。

⁵ 巴瑤人 Bajoa

⁶ Sama(查資料)

“迷信”(superstition)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字義,或者說是“民間信仰”(folk belief),我的民族也有相類似的“辭彙”makaniyaw。

穆斯林(回教)是一夫多妻,(只要你有能力)數位女性服侍一個男性的宗教,可以說是,十足的大男人主義的教義。當然,從他們的角度來說,一夫多妻是合理的,阿拉的旨意。

提共真實的想像

記得,一九九五年台灣某個雜誌邀我書寫旅遊某地的感想的時候,我選擇菲律賓。有一天,我飛到民答那峨(mindanao)的三寶顏市(zamboanga),在某區我徒步到一個穆斯林教的部落,這個部落座落在河口邊,其四周全被竹籬圍繞,河口面海左邊,排滿了簡易的捕魚船隻。在這兒我至少遇見有兩個驚奇,一是,我可以跟他們以達悟語溝通,而有些詞彙完全相似,如寄生蟹(wumang)、椰子(anyoy)、公雞(sasafungan)、小孩(kanakan)等等的很多的話語,很令我驚訝,後來有一位中年瘦子跟我說話,說:

Sino ngazan mo. 「請問貴姓」

Ngzan ko am, syaman rapongan. 「我叫夏曼·藍波安」

Wanjin mo ikapowan. 「從哪裡來的!」

Do pongso namen, do Taiwan. 「台灣附近的小島。」

Pongso no Ta-u. 「人之島。」

Ha, Kayukod no inapo namen innyo. 「啊,你的祖先是我們祖先的遠親」

我的感想是,如此遙遠的國度。這個空間的距離,請你不要以飛機飛行的時數來計算,而是以無動力的風帆船在汪洋冒險飄移的時空來想像的話,我一時之間感覺驚訝的喜悅。彼此不相識,我們居然可以溝通,周圍的許多老弱婦孺居然也多笑開了起來,氣氛融洽到自己不知是身在異域的狀態。然後一位自稱是村長的人帶我去他家喝茶,他看來比我年紀小,身材瘦弱,面頰凹陷,大腿肌肉跟

小腿一樣的粗（達悟語意是一樣的纖細）。他的家就在河溪的上方，全是木頭搭建的茅屋，進門望內室是三層的大通鋪，一個通鋪大約可以睡五到六人，茶几後邊面海的是他個人的雙人竹片床，客廳擺設基本的家電用品，有電視，冰箱。費煮茶水的同時，他吹了口哨，不到一刻鐘，小客廳坐滿了很多小孩，村長跟我說：

Kanakan koya sira.「他們全是我的小孩（跟達悟語完全相通）」，我算了一下，他有十六個小孩，又說他有四個太太，因而他的汽車保險桿上有四個獅子頭，四個妻子的具體表徵，所以每個太太給他生了四個孩子，可以說是，「阿拉神，降大任於斯人也」，無怪乎，其大腿與小腿一樣的粗，真是天賦精蟲，我的偏見是，他給我們的地球帶來太多的負荷，他卻對我說：「孩子們市他的財富。」這是與我觀念何等的差異啊。

其次是，這個部落左邊面海的空地，一位台灣來的攝影師為邀請我去旅行某個雜誌，也來三寶顏拍攝模特兒泳裝。模特兒還沒有換裝前，空地是稀落的人群，包括與我閒談的五位荷槍實彈的菲律賓政府軍，不到十三位的人。當攝影師架好了攝影機，模特兒換上了泳裝，從旅行車內走出來，開始擺出阿納多姿的姿態時，整個部落的男人，小孩傾巢而出，如蜜蜂似的黏在三位模特兒身邊，每個人的眼珠放大瞳孔的極限，巴不得透視模特兒的五臟六腑，張大的嘴近乎吸允纖細白嫩肌膚的驚訝樣，彼時我不知不覺的已被人群排擠到最外圍，那位村長跟我說：「北方的女人肌膚白嫩，南方的女人…。」

我微笑看著他，假裝聽不懂他的語義。那個模樣就像印度孟買市區裡的貧民窟的男人，兩天沒吃飯卻有體力行房，令我百思不解，瘦弱的身體，窮到只生精蟲，你若是住在東京，住上海，台北的話，你的理性或許跟我很相似，挨了很大的肚皮之餓，居然還有想像力去行房，我說，我的天啊！群眾哩，那位村長拉著我的手，比著一度贊的手勢。

那天我在 banbusuwan 部落，當我開始以雞血為航海船作沾血儀式，用達悟語念祈福辭時，忽然發覺到船的四周站滿了許多許多的人群，每一個人都在釘住

我的神情，怎麼會有如此多的人，我心裡想著。原來這個部落是信奉回教。然而他們面容的表情沉靜，眼神放射出莊嚴，察覺不出他們對相異部族儀式的蔑視，反之，他們給我許多恭敬的禮儀手勢，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的推論是，這個部落的男人也都必須去海上討生活，“海”做為民族的生活資源的來源，我的“儀式型為”也是屬於他們的，這是無關於他者與己我的信仰，也很顯然的，我被她們接受了。

說真的，要我們三個人在四天內雕刻完成航海船是不可能的，後來當我做完祈福儀式時，banbusuwan 部落的男性都來協助雕刻，這是因為達悟拼板船的船眼（mata 航海的眼睛），船靈（ta-u 航海的靈魂）也是他們部族的語言，他們完全相信船眼，船靈對航海家的重要程度，這不僅在詮釋我們彼此間語言相似的親密濃度，也展現千年航海漁撈的民族，對神秘汪洋敬畏的靈觀信仰是一樣的。

我問三本先生，說：「你允許我為這艘船作儀式，為何不請該部落的穆斯林長老作儀式！」

「我比較相信如你這樣天天跟海洋發生關係的海人，以及你的民族文化，我卻深深的質疑站在教堂，清真寺，福音台說話人的信仰，他們收下教友捐助的現金，來養活自己，也餵飽教會集團，為富者獻殷勤，為貧者奉獻假慈悲。還有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航海冒險船隊，在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二年完成環繞地球一圈，西方神學家不僅不為此一壯舉慶祝，反而惶恐避之。其次，我把你的名字 syaman（夏曼），翻譯為 shaman（薩滿），作法術的人，巫師，他們信以為真。」我聽了樂在心海，我也因而在那個部落備受禮遇，使得我們雕刻的工作順利。

在我達悟族的文化，夏曼的意思是，已為人父，也就是說，藍波安的父親稱夏曼·藍波安，與薩滿的文化詮釋差異甚大。山本先生的這一招，對文盲居多，又與外界、國外鮮少接觸的地方來說，是非常管用而折服人的。

山本先生會說印尼話，跟印尼人溝通沒有障礙，但他是沉默寡言的人，自

許體內流著某原住民族的航海血液，誓言下半人生與海為伍，他大我四歲，他是柔道六段的高手，因而身材壯碩，是個菸槍，也是嗜酒的人，這兩種陋習我都有，但我不是嗜酒，只淺酌，品酒。他有兩個女兒，在她們六歲，四歲的時候，就離開妻女去航海冒險流浪，與家人失聯了十年。他只告訴我這些。

“航海冒險”的意義是什麼？對他，對我，台灣的贊助廠商的目的又是什麼？我在峇里島的 Denpasar 機場想這些問題。我不知道，我兒時的記憶，夢想航海的影像，此刻浮現我腦海，人、地、事、物場景的浮影逐漸逐時的清晰，像是幻覺，先前對印尼人的偏見消失了，彷彿我與他們曾在消失的地圖裡相遇過的感覺，夏曼〈syaman〉與薩滿〈shaman〉音音相似，他們對語意不求甚解，他們卻把我歸類為具有“薩滿”身分的航海人，這些元素在我命格的意義是什麼？我反覆的思考。

山本先生在我離境時，給我熱情的擁抱，說：「我等你航海的魂魄。」

“航海冒險”我孩提時起我枯坐在我成長的部落灘頭遠眺海平線的原初夢想，所追求的理想。然而，彼時浮現在我腦海的另一影像，盡是我最敬愛的已往生的父母親與大伯，他們慈祥寧靜的容顏，好像在說，去“航海冒險”吧！有我們的靈魂陪你，說實在的，在心海裡的最深處，有股神祕，又具像的感覺。

從印尼回到了蘭嶼，在五月天我繼續的在白天划著我建造的拼板船在海上釣鬼頭刀魚，浮沉在西南季風的浪濤裡，與一群傳統的老海人一同吟唱著歌頌海神，黑翅飛魚神的古調，海面上千億波的浪濤聲彷彿也在傳遞著其封存千年的情緒給海人，我懸盪在波風與波谷間，像是流竄在海神體內的精靈接受祂的試煉與養育的恩澤。在夜間我也出海捕飛魚，在黑色的天，黑色的大海，望著天宇繁星學習沉靜，看著海面浮沉銀光學習洋流的亙古鼻息，這是最喜歡的，為海洋服務的職業。

飛魚，鬼頭刀魚晾曬在我家院子，我孩子們的母親露出喜悅的眼神，露出她敬愛她的男人的自信，我說：「孩子們的母親，我要跟那日本人去航海。」

「去吧！你的魂魄屬於海洋，不屬於家庭。」這句話說的酸酸的，不過，也只有接受，或是承受女性背後的語意。

時間空間的轉換，我跟成大台文系的學生說；

「我要去航海，出國前希望收到妳們期末的讀書報告。」

學生對讀書報告有反應，卻對我的「大海浮夢」一丁點的感受都沒有，每一位的眼神似乎飄浮著“航海”是什麼的虛幻，好像只有電影裡才會發生的劇情，這又可證實了，台灣的漢人幾乎對於海洋沒有絲毫的浪漫想像，所以得不到學生們的祝福，此又覺得，我好像去「航海冒險」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值得讚許。從我達悟人的信仰來說，沒有“祝福”無疑是最好的祝福，因為我也深怕孤魂野鬼跟隨我的背影，如果妳是接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或者說是接受英、美式的教育的話，我會接受妳們說我是個“迷信”的人。如此之迷信，無關乎所為的現代性，傳統姓的詮釋，也無關於落後與進步，這不阻礙我在海上旅行，當然妳認為的我的“迷信”也將減少我在海上的恐懼。

六月一日，正是決定航海的人有七位，我們從 Makassa 市往北的方向開車，在 Anghaz 媽媽的部落出海，我們在一家已經通知過的小餐館用晚餐，用餐的同時，好幾輛的警車在公路上飛馳而過，約莫天黑前的新聞報導，說：

「說是一位偏激的基督教派抱著炸彈闖入正在做晚禱儀式的清真寺，電視畫面不時的重複報導雙方（基督教、回教）『炸彈客』相互報復的慘況實錄片。」印尼政府似乎對於不同教派相互報復的事實無法有效的嚇阻，此時那些文盲船員神色哀戚的坐在另一桌用餐，於是在正式出海，航向會跳舞的藍色海洋的時候，我頸上的十字架項鍊已藏在被包裡了。如此做，也是希望自己與他們命格陌生的相遇時，把“對立”轉換成“和諧”。

我的眼睛轉移到五位印尼船員的面容，他們幾位本身不是同部落的人，但都是信仰回教，這一點山本先生很清楚，不過贊助廠商還是請了兩位天主教徒，幫我們處理陸地上登岸時的相關事務，這個理由是，天主教徒的教育程度較高，

會說英語，但是，當他們聽見電視新聞報導時，在我們不自覺中消失在我們的另一餐桌（在印尼，不同信仰不同桌用餐），我於是問了劉先生：

「他們走了嗎！」

「走了。」他於是跟我敘述了蘇拉維西島，近年來的信仰狀況與存在性的矛盾與嚴重的衝突：

「其實蘇拉維西島有許多不同的民族，也信不同的教派，大致上，這兒的人，以印尼語溝通，都還相安無事，『炸彈客』是少數的偏激分子，不過，這些回教徒怨恨基督教派的人說，『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你也理解，這句話是否認其他教派「真主」的存在本質。蘇拉維西島，或著是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除了西方諸多教派的移入外，還有阿拉伯的回教，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在蘇門答臘，爪哇島都是非常盛行的，但二次戰後蘇卡諾總統一直忙碌於弭平內戰，建立獨裁政權，終究忽視了印尼整體的教育，所以到處都是文盲，文明化程度低，現在依然是低度發展國。一九五七年，我隨先父從潮州來峇里島做旅館生意，生意很好，一九七五年，我與某位台灣人合夥開發印尼的近海漁業，生意也很好，我的成功就是不觸及，也不觸犯當地人的複雜信仰，時常回饋我所有的職員，家屬，以及在地政府，但不賄絡政客，與政客保持最遠的距離，不與職員們，當地人喝酒。我與黃先生很支持你的理想，也希望你在海上保護自己，在不知明的任何小島做補給，或上岸與三本先生在旅店過夜，千萬不可碰在地女性，有任何問題，我已跟三本先生說過，要保護你的安全，畢竟我們不知道你們在哪個島去做食物，淡水，汽油的補給，還有，必須與這些船員們保持距離，不可以讓他們看見你身上的錢（上船之前，劉先生給我四十萬的印尼錢）。」

晚餐後，我與三本先生，以及他在那區域的一位得力助手，陳老闆在一間陰暗的客廳（印尼人鄉下的客廳都是如此）飲酒，而我與山本先生，也正在試著彼此間的習慣，以航海，大海的不確定性發表我們個人間的大夢，祝福我們正式出海之後，沉浮在會跳舞的藍色海洋，祈求一切一切的平安。

三本先生，以及五位印尼船員，我全都不認識，更不理解他們各自的習性，我卻要在不確定的海上與他們共度一些日子，可是三本先生，陳老闆在那一夜卻沒有問我，說：

「要返回台灣，今夜還來得及」，此類的話語，而我孤魂隻影也沒有想過“懊悔”這件事，更沒有思考過“萬一”在海上災難降臨，家人怎麼辦的種種事情，只是在熱衷的思考，混沌的沉溺在兒時夢想忽然實現的「浪漫想像」。

（繼續討論）